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粉妝樓

第二十四回 玉面虎公堂遭刑 祁子富山中送信

話說羅焜到了淮安，已是黃昏時分，問明白了柏府的住宅，走到門口叩門。門內問道：“是那裏來的。”羅焜回道：“是長安來的。”門公聽得是長安來的，祇道老爺有家信到了，忙忙開門一看，見一位年少書生，又無伴侶，祇得問道：“你是長安那裏來的？可有書信麼？”羅焜性急說道：“你不要祇管盤問，快去稟聲太太，說是長安羅二公子到了，有事要見，快快通報。”那門公聽得此言大驚，忙忙走進後堂。正遇太太同著侯登坐在後堂，門公稟道：“太太，今有長安羅二公子。特來有事要見夫人。”太太聽見，說：“不好了！這個冤家到了，如何是好？他若知道逼死了玉霜，豈肯干休？”侯登問道：“他就是一個人來的麼？”門公道：“就是一人來的。”侯登道：“如此容易。他是自來尋死的，你可出去暗暗吩咐家中人等，不要提起小姐之事，請他進來相見，我自自有道理。”門公去了，太太忙問道：“是何道理？”侯登道：“目下各處掛榜拿他兄弟二人，他今日是自來送死的。我們就拿他送官，一者又請了賞，二者又除了害，豈不為妙？”太太說道：“聞得他十分利害，倘若拿他不住，惟恐反受其害。”侯登道：“這有何難？祇須如此如此，就拿他了。”太太聽了大喜道：“好計！”話言未了，祇見門公領了公子來到後堂。羅焜見了太太道：“岳母大人請坐，待小婿拜見。”太太假意含淚說道：“賢婿一路辛苦，祇行常禮罷。”羅焜拜了四雙八拜，太太又叫侯登過來見了禮，分賓主坐下，太太叫丫鬟獻茶。太太道：“老身聞得賢婿府上兇信，整整的哭了幾天，祇因山遙路遠，無法可施。幸喜賢婿今日光臨，老身纔放心一二。”正是：

暗中設計言偏美，笑裏藏刀話轉甜。

當下羅焜見侯氏夫人言語之中十分親熱，祇認他是真情，遂將如何被害，如何拿問，如何逃走的話，細細的告訴一遍。太太道：“原來如此，可恨沈謙這等作惡，若是你岳父在朝，也同他辨白一場。”公子道：“小婿特來同岳父借一支人馬，到雲南定國公馬伯伯那裏，會同家兄一同起兵，到邊頭關救我爹爹，還朝伸冤，報讎雪恨；不想岳父大人又不在家，又往陝西去了，如何是好。”太太道：“賢婿一路辛苦，且在這裏歇宿兩天，那時老身叫個得力的家人同你一路前去。”羅焜以為好意，那裏知道，就同侯登談些世務，太太吩咐家人備酒接風，打掃一進內書房與羅焜安歇，家人領命去了。

不一時，酒席備完，家人捧進後堂擺下，太太就同羅焜、侯登三人在一處飲酒，侯登有心要灌醉羅焜纔好下手，一遞一杯，祇顧斟酒，羅焜祇認做好意，並不推辭。一連飲了十數杯，早已吃得八九分醉了，惟恐失儀，放下盞兒向太太道：“小婿酒已有了，求岳母讓一杯。”太太笑道：“賢婿遠來，老身不知，也沒有備得全席，薄酒無饈，當面見怪。”羅焜道：“多蒙岳母如此費心，小婿怎敢見怪？”太太道：“既不見怪，叫丫鬟取金斗過來，滿飲三斗好安歇。”羅焜不敢推辭，祇得連飲三斗，吃得爛醉如泥，伏在桌上，昏迷下醒，太太同侯登見了，心中大喜，說道：“好了！好了！他動不得了。”忙叫一聲：“人在那裏？”原來侯登先已吩咐四個得力的家人，先備下麻繩鐵索在外伺候，祇等羅焜醉了，便來動手。當下四名家人聽得呼喚，一齊擁進後堂，扶起羅焜，扯到書房，脫下身上衣服，用麻繩鐵索將羅焜渾身上下捆了二三十道，放在床上，反鎖了他的房門，叫人在外面看守定了。然後侯登來到後堂說道：“小侄先報了毛守備，調兵前來拿了他，一同進城去見淮安府，方無疏失。”太太道：“祇是小心要緊。”侯登道：“曉得，不須姑母費心，祇等五更將盡，小侄就上錦亭衙去了。”正是：

準備窩弓擒猛虎，安排香餌釣鯨魚。

原來淮安府城外有一守備鎮守衙門，名喚錦亭衙。衙裏有一個署印的守備，姓毛名真卿，年方二十六歲，他是個行伍出身，卻是貪財好色，飲酒宿娼，無所不為，同侯登卻十分相好。侯登守到五更時分，叫家人點了火把，備了馬出門，上馬加鞭，來到錦亭衙門前。天色還早，侯登下馬叫人通報那守備，衙中看門的眾役平日都是認得的，忙問道：“侯大爺為何今日此一刻就來，有何話說？”侯登著急說：“有機密事前來見你家老爺，快快與我通報！”門上人見他來得緊急，忙忙進內宅門上報信，轉稟內堂。那毛守備正在酣睡之時，聽見此言，忙忙起來請侯登內堂相見。見過禮，分賓主坐下，毛守備開言問道：“侯年兄此刻光臨，有何見教？”侯登道：“有一件大富貴的事送來與老恩同享。”毛守備道：“有何富貴？快請言明。”侯登將計捉羅焜之事，細細述一遍，道：“這豈不是一件大富貴的事？申奏朝廷，一定是有封賞的。祇求老恩台早早發兵，前去拿人要緊。”毛守備聽得此言大喜，忙忙點起五十多名步兵，一個個手執槍刀器械，同侯登一路上打馬加鞭跑來。

不表侯登同毛守備帶了兵丁前來。且言羅焜被侯氏、侯登好計灌醉，捆綁起來，睡到次日大亮纔醒，見渾身都是繩索捆綁，吃了大驚道：“不好了，中了計了！”要掙時，那裏掙得動，祇聽得一聲吆喝，毛守備當先領兵丁擁進房來；不由分說，把羅焜推出房門，又加上兩條鐵索，鎖了手腳，放在車上，同侯登一齊動身往淮安府內而來。那淮安府臧太爺，聽得錦亭衙毛守備在柏府裏拿住反叛羅焜，忙忙點鼓升堂，審問虛實，祇見毛守備同侯登二人先上堂來。參見已畢，臧知府問起原因，侯登將計擒羅焜之事，說了一遍，知府叫：“將欽犯帶上堂來。”祇見左右將羅焜扯上堂來跪下。知府問道：“你家罪犯天條，滿門抄斬，你就該伏法領罪纔是，為甚麼逃走在外？意欲何為？一一從實招來，免受刑法！”羅焜見問，不覺大怒，道：“可恨沈謙這賊，害了俺全家性命，冤沉海底。俺原是逃出長安調兵救父，為國除奸的，誰知又被無義的禽獸用計擒來，有死而已，不必多言！”那知府見羅焜口供甚是決然，又問道：“你哥哥羅燦今在那裏？快快招來！”羅焜道：“他已到邊頭關去了，我如何知道？”知府道：“不用刑法，如何肯招？”喝令左右：“與我拖下去打！”兩邊一聲答應，將羅焜拖下，打了四十大板，可憐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淋漓，羅焜咬定牙關，祇是不語。知府見審不出口供，祇好將羅焜行李打開一看，祇見有口寶劍卻寫著“魯國公程府”字號，嚇得知府說道：“此事弄大了！且將他收監，申詳上司，再作道理。”

不表淮安府申詳上司。單言那一日毛守備到柏府去拿了羅焜，把一鎮的人都哄動了。人人都來看審反叛，個個都來要看英雄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擠個不了。也是英雄該因有救，卻驚動了一人，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祁子富。他進城買豆子，聽得這個消息，一驚非小，忙忙急急跑回家來告訴女兒一遍。祁巧雲說道：“爹爹，想他當日在滿春園救了我們三人，今日也該救他纔是。你可快快收拾收拾，到雞爪山去找尋胡奎要緊。”祁子富依言，往雞爪山去了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